

友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食所至有冰菓聲
荆公温公不殖貨利荆公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盡不問温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餽待賓
客外輒不請居洛買園宅猶以兄即中爲戶

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晤曰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
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前規咸以爲不可
竟銓衡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敬服唐李介傳介進吏部侍郎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通鑑漢文帝紀中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宋真德秀言下收人心四事上其三曰苞苴公行宜反其物罪其人上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餽遺
及門爲耻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爲羞

韓非子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
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
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
魚此明夫恃人不如此自恃云

王敬所曰禮義廉耻者士之元氣而折衝禦侮者國之衛氣也漢唐之衰其士人亦豈無有用賄附勢而

進者然猶或畏人知之是尙廉耻之心未亡也宋之士習自蔡京而後廉耻道喪以極于紹興慶
元之間士人如是則朝廷無紀綱無紀綱則天下無善政白日乞哀而不待暮夜小利競剝而不
待顯官元氣先蹶又何以禦侮責沿江將臣也縉紳相胥爲夷又何待蒙古改元之日而後左
也是可痛也已
通鑑趙師纂附韓佐(侂)曹詔無所不至佐(侂)曹生日百官爭買珍異師纂獨獻粟金蒲挑小
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佐(侂)曹愛妾十人欲得北珠冠師纂與市北珠製二十冠以獻之

今案建武記云固可被止賄貨事此條又雖不始于今一殊可有嚴密之御沙汰假令雖爲百文之
分限爲賄賂者永不不可被召仕其人爲過分之儀者可被失生涯乎又曰殿中付內外可被
返諸方進物事上之所好下必隨之尤可被行清廉之化次唐物已下珍奇殊不可有賞翫之儀
者也又新加制式云固可有禁止賄貨一事右憲法云得利爲常見賄聽訟云云建武式目殊立于此一
篇古今制禁不可勝計凡公事雖受一禮當可取之道爲千顆可顯取之於不可取之義
雖寸珠亦不可取之若訴論人密及貨之沙汰者評定衆互遂白狀可有其計潔自他之心各可
被歷計議乎

今案居家必用辛集曰因事受財謂之取受一曲禮曰臨財無苟得蓋恐傷其廉節而玷其行故
立法以制之也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則古人不獨

戒ルノモトニ 其非義ニシテ 而取レ也至下於以財物與人者亦必求其義焉又曰賄賂

曰貨賄 賄濫 納賄曰賂 貨賄 金

曰貨賄 賄濫 猥雜曰濫

送財曰賄受遺曰賂 又曰苞苴並行也

貨賄 金玉

今案富貴者人之所欲而有命不可求故孔子有執鞭之言不知止而欲富貴之極必到受賄賂私賊而為中浮雲之富甚可歎息乎世之貪財索其情或生質多欲而不知止金玉盈堂而猶求貨財或有官位而無其田祿之徒不得已而受賄賂或我居官雖行清廉司令之屬有受賄賂納財之事能知此三者而辨之何陷此間哉夫多欲而不行止者小人也小人喻於利是也學者於茲能辨義利何多欲哉有官職無俸祿者上之誤也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是於俸祿飢渴之士也古者有職田有位田各全其俸其職大而其奉寡則不奪不壓也其奉足而賄賂行者其職掌之誤最大也司令之屬有私下情不通也自好安佚弄世事不自察事唯任下司令吏又不不用監司故下情不通也自望其事召問輒知用監司而糾令吏出隱監而索情下情何不通乎宋慶曆中王鼎為河北轉運使科率稅賦事皆躬親吏不得為姦是行清廉之法也

又曰當時行清廉之士其情殆有三曰生質寡欲廉潔而不貪利欲曰守清廉而勉行賄賂不行私謁不用曰以清廉為名聞大後利矣是古今清廉之士不出是也如郝子廉者天質之廉也如羊

續時苗者勉困而行廉也如楊震者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亦厚乎是為名聞一行廉白也凡生質之清廉者於賄賂財貨雖為清白於其才德殆有不如此清廉之行乎勉困而行者必不辨義利之窮理唯以不為受為要偏行而不正然學者又不困勉則不到上知耶為名聞一行清白者以清廉為利只易清白以財貨也未可謂清廉之實如冠萊兵荆公温公之諸君子學熟行練而能為義利之辨不必請廉不求名聞唯克己復禮耳學者甚不熟味者於受與之間或為於陵陳仲子或為搖尾乞憐士又曰不學熟行練之徒雖不賄賂私謁必有私曲奸邪胡致堂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酬眦睚必報者壯士之褊心也其報雖同而有是非不可均以為美云々人必不學不勤有褊心故其言辭其顏色其容貌云々美云々惡皆生我偏心而動為報酬之事甚可慎而已義利之辨詳出力行篇

又曰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曲禮曰凡摯同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繫纓也拾射也婦人之贄棋棗脯修棗栗孔子曰自行修束以上是禮之形也故有音信則有音物而表禮之殷懃呈內之忱悃也於賄賂音物土產之餽能不辨義利之間者殆有過不及乎

修
教
要
錄
卷之十

修教要錄 卷之十

力行 五 外編三

大臣

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子然季子弟也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會由與求之間也會非常也所

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間也王曰

卿不同乎曰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

位朱子曰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上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々之恩無可

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々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

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朱子曰言大臣之義親踈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

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執一論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朱子曰子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阿徇以為容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阿徇以為容

大臣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也達迎以悅有天下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無位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程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上威震人主而下不疑之也亦其次歟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為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會是之謂愛身乎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為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々之心者必此言矣

五峯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繆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々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振撥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下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與教化中不敢薄其

士大夫以爲不足其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肯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夕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又曰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又曰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又曰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南軒張氏曰伊尹云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愧耻民有不獲是爲己辜真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方得上又曰畢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爲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爲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盛禮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

魯齋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不禍者豈唯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下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也理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致堂胡氏曰事功出於臣

下效智謀輒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僞乎蓋道固當然非僞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下受委於君非己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下侍帷幄爲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何以效略如英衛不下授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沖然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爲利祿耳有大勳勞於天下熟若周公使周公以勳勞自居既以勳勞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下制禮樂頌度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爲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爲也俾侯于東衆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勳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歎之謂歟

王元之待漏院記云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況夙興夜寤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凡宰相來朝至此待玉漏及晨而後趨朝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々火城相君至止曦々鸞聲金門未闢玉漏

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々忡々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韓愈與陳給事書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錢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衆矣夫位日尊則賤者日阻伺候於門墻者日益衆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

宋史斷曰相業之不明於世久矣自伊尹相成湯傳說佐武丁周公輔成王聖德文功輝映天地千載之下繼芳躅者杳若無聞焉及宋趙普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夫相者聖人之任天吏之副職也自非體天地不私之德日月均照之明亦何足以當其任自古以來聖人之德莫盛於孔子孔子之言莫備於論語論語者誠修齊治平之本也使普果能知而力行則其輔相之功豈不可踵伊尹周公傳說之後塵乎觀其常又安能以知相業之大故語其謀國之功則優論其為相之道則未也或曰普之為相固未能盡其道矣世之為相當如之何愚

曰若蕭何之畫一陳平之智慮周勃之厚重丙吉之大體孔明之仁斷魏徵之明敏文之以道學成之以聖德行之以忠恕俾致君澤民無一不善斯亦可居相位矣若夫以文勝滅質之奸諛當聖賢輔相之大任是猶下肩一木以支大厦操孤舟而航渤海安得不下至於傾覆而取滅亡之禍哉袁了凡曰前十篇為亂之略後十篇為致治之模此何者語哉蘇軾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事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々トシテ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一式路馬一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下為昭々信節不下為冥々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下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闕君

漢陳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文帝從之上禮勃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氏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武帝曰汲黯如何人哉莊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上深堅招之不來磨之不

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於黯近之矣

魏主叡嘗問陳矯司馬懿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魏楊阜能諫或曰楊阜豈非忠臣哉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

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今為大臣直詆其君之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

若陳群魏之司空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

唐姚崇願謂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于後猶

終其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祇可謂救時相崇曰救時相豈易得乎蓋政事委積崇出須臾裁決

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段大夫趙良曰五段大夫荆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

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馮死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也今君之從政非所以得人君之危

若朝露

言行錄范文正公贊王元之像曰昔王文正公居宰府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

寇萊公左右天子却戎狄保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

謂之大直

長編蘇頌至和中入館居京師聞巷之人皆聞頌名至是登用朝野慶矣上以語歐陽修曰古

云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將文彥博富弼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言行錄云富弼傳

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政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稱職

魏公別錄韓魏公慶曆中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

嘗爭也當時正如推車子其心主于行而已

言行錄歐陽文忠公修字永叔公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

不復求之有司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

祐之政世多以為得

同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為參知政事每進見上必以太平責之既而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

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退而條列所先者十數事上之云云

同唐質肅公拜參知政事與同列論政事未嘗阿屈雖在帝前必究切辨折要是非之歸帝

以是亦敬信之而天下望其風采一日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

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

朝野雜記宋朝末四十一拜相范覺民三十一吳元中何文績皆三十張魏公三十九未四十一執

政者、冠萊公三十一、張魏公三十三、晏元獻三十五、蘇太簡、錢宣靖、韓魏公四十、趙韓王、王沂公皆三十九、富韓公四十、

同云、宋朝父子宰相二家、呂許公申公韓魏公儀公、祖孫宰相一家、魯會公欽道、兄弟宰相一家、韓康公莊敏、宋真宗相李沆、嘗讀論語、或人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力行、聖人之言終日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丁南湖曰、周召以來、宰相之正大光明者罕、而李沆作相、獨得此四字著聞、

方正學曰、漢初輔相之臣、如王陵周亞父輩、無數人、而亞父尤得大臣之體、夫景帝時、以爭後、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以亂先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啓為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父爭之豈為過哉、確乎有大臣之風、

又曰、許劭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昔人以爲確論、余謂夫能臣者以義處其身、以道事其君、惟以下忠國家、成事功、爲職、而身之禍福用捨不與焉、如漢諸葛公唐郭子儀、近之、彼曹操者、以權詐爲智、以巧譎爲畧、使其過英明之主、譬彭越之歸漢李密之降唐、亦終於誅滅而後已、何以爲能臣乎、姦黠之人譬之虎豹豺狼、明主在上、制之以法、

東之以威、虎豹豺狼、去玄夜而就白日、特不取肆其噬嚙而已、豈遂化而爲麒麟騶虞乎、程明道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

先主以詐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爲責蓋其志於有成行不義而不暇顧若聖人則寧漢無與不不忍爲此也

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先主依劉表、曹操南侵會表卒子琮迎降孔明說先主取荆州先主不忍琮降則地歸曹氏矣取以興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間矣或謂先主雖得荆州未必能禦曹操然此又特以利鈍言者也

孔明有儒者氣象、有大臣格、朱子曰孔明雖嘗學申韓然資質好却有正大氣象、

胡文定公之證、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可使下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

丁南湖曰劉璋

蜀成都主

孤弱以備為泰山之倚故張松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是以璋之事

備無不盡備亦不可薄璋也夫何締交之後不數月間乃即反兵而圍之逼降而取之夫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乎故程子曰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矣此不可為也又曰只是為利君子則不然也朱子曰孔明取璋只為事欲苟成功欲苟就孔明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蘇子曰仁義詐力雜用孔明之所失也又曰孔明遷劉璋失天下忠臣義士之望斯三子皆確論也近代葉趙二氏乃謂劉焉據有益州為漢之奸賊至以二袁董卓比之而曲辨取璋者之為義嗚呼益漢郡也備與焉璋皆漢裔也備可以取益而焉獨不可以據益乎二氏之辨誠曲矣

葉平巖曰照烈之取劉璋正為義也方董卓之亂雖豪爾及璋以擊息關羽復盜王土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與乎

魏遂猶皆以討賊尊漢為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

方正學曰孔明以布衣至於為相而人不以為速以討賊為己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為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為無勇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為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不知其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上此孔明之所以為服人也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為相顧乃深資於僚佐而懇々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求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心也遠而期待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

見其有餘常恐己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為不可孔明之為相欲然虛己以求聞己之過秦漢以下為相者皆不及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下成敗論孔明上哉

胡致堂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氏以為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私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傅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下以優劣論上

尹逐昌曰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群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下乘時奮發軒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隆中抱膝長吟向使照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稿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己甚明豈區々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

胡致堂曰世之論將者往々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為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敗於赤壁謀拒之者眾其勢亦搶攘傾側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為十艘油葦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大為快於無究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閑仲達奸雄善兵懾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究甘受巾幘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接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亟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擒懿長安以東

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天孔明曰：「則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繫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維，反覆觀考，使人儒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雖誇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于天下矣。」

司馬光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耶？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燦然，有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己若也。朱紱而鑊，篋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レ小哉？楊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王世貞曰：「管仲非太公儔也。然而爲管仲難爲。太公易，夫何以言太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武王繼之，紂之虐失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亦且心叛矣。即無太公，商寧不周也。無太公，而周畢閔散之輩，以將紂師，不レ倒戈乎？否也。故曰：無太公，商寧不周也。夫齊桓中材主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而爲之相，屈高國世卿之威，而惟吾使北攘狄，南懲楚，彼方疆武整一，以方張張之勢，而我率潺諸侯以敵之，而若承螭，此非有過人之材，不能也。吾故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

劉恕曰：「管仲之書大抵審重輕，法術持度量權衡，以籠天下之權，致隣國之弱，盡地利以成富強，完兵械以臨不服，伏王室之威爲諸侯之長，其術類商鞅，其言如韓非，其寬厚廣大則過之，固非王者之佐矣。管仲之德蓋不及其才也。」

胡宏曰：「齊桓公所レ以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齊桓果有匡天下之志，而不求自利，則管子者天下之才也。當相與入贊于天王，匡正幾內，以修王畧，謹五禮，以齊諸侯，整六軍，以膺戎狄，則周室赫然中興，而王化行矣。惜乎齊桓管仲不知出此而溺于飲宴衽席之間也。」

楊龜山曰：「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之，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爲之崇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相如智勇不足，重趙使秦，揣焉不敢動，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或者謂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謂大臣，則吾不知其說也。」

蘇東坡曰：「唐李勣、李靖可謂功臣，終始爲唐之元勳也。然其所爲止韓、彭、衛、霍之流，爾疆場之事，夷狄內侮能以少打衆，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幾，此兩人者蓋憐不知焉。太宗欲伐高麗，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堅太宗驥武之志，幾成不戢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勣以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后之矯戮及襁褓，唐室不絕如綫，則二人者爲腹心之病大矣。」

胡致堂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閑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闕尹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於胸中一聞君命不俟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日月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為人臣之師表矣

袁了凡曰子儀光弼皆累戰功崛起為中興元勳第一不幸皆為檢壬所譴詆禍切於剝床而子儀居之晏如雖屢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就道無纖芥嫌卒以此悟庸主弭小人之間全功名於世光弼畏禍之及則擁兵自衛雖天子詔援京師之急亦不行也而身反益危其名節亦稍貶且子儀拒衷甲之請以羸騎赴軍容之約而魚朝恩為之泣下光弼一為遷延即諸將皆不受約束迄以憂死夫此諸將也非平日令行禁戢蹈火赴坑者乎以斯知信孚則無讎敵道忤則無僕御而全身遠害果不在他易所謂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蓋子儀有焉光弼其有愧乎

永新劉氏曰綱目於子儀卒具官爵諡號於光弼卒止於爵諡何致不滿也代宗播越光弼擁兵不赴國難君子病之故雖有太尉副元帥之官削不復書以為能思其職則不若是矣是以大臣不可不知學光弼之失大義不明而利害之念重也

呂本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范文正公觀其所學必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不能曉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知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范公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守令

家語、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小節也、小民附矣、尤未足也、曰不齊所事者五人、子曰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之民、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

子賤爲單父、楊晝送之曰、治民之道、唯有釣道二焉、夫落餌投綸、逐而吸之者、驕也、其魚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魚肉厚而美味、子賤曰善、及至單父、見有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夫楊晝所謂陽驕者至矣、至單父、請耆老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滑稽傳、子產治鄭民不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爲鄴令、民不敢欺、三子之才、孰能最賢哉、

家語、孔子爲中都宰、男女別途、市無二價、前漢何並傳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又嚴延年爲涿

郡太守、郡中震恐、道不拾遺、膝撫爲蜀令、在事七年、道不拾遺、又鄭弘爲陽令、道不拾遺、晉陸雲爲浚儀令、民肅然、不取二價、范曄爲天水太守、道不拾遺、華陽國史王渙爲河陽令、道不拾遺、臥不閉門、言行錄劉敞守鄆州、道中餘錢一囊、人不取、

類而已、見者可并案、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吏民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彊、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向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具、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下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祭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後入守左馮翊、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以詞訟言者、

黃霸爲潁川太守、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長吏、凡治道去其秦甚者、爾、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囚、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卓茂爲密令、勞心諄々、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有言三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知其自以恩意遺之、非從其求、謂之曰、人所貴於禽獸者、以下有仁愛、知中相敬事上也、今鄰里長老尚故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疆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

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遜之儀、乃爲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下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轉潁川太守、肅宗巡狩、再幸潁川、輒賞賜、恩寵甚異、許荆爲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昏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來陽縣、民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仇覽爲遂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農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郵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廡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

言、元卒成孝子、

吳祐遷膠東相、故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科行、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訟省息、吏民不、欺、

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到、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

是歲風雨順、節、穀種豐衍、吏民為立、祠、後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即造、立、學官、

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齊蘇瓊為、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

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

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同住、

後魏封回為、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隋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謠、彥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

鄉立、學、非、聖哲之業、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

者、升、堂設、饌、其餘竝坐、廊下、有、好、爭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

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改、

唐高士廉為、益州長史、蜀士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遙以、哺之、

兄弟異、財、罕、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吏、詣、門勸諭、由、是一里翕然、

多為、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復興、

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琦為、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

以、焚、屍為、恥、丘文莊、曰、自古中國、無、焚、屍之俗、至、佛氏以、夷狄、入、中國、始有、之、為、人、

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為、郡獨能禁、之、今此風猶存、民習、

成、俗、非、嚴刑痛禁、之、不、能、止、請著、為、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

朱子知漳州、以習俗未_レ知_レ禮、采_レ古喪葬嫁娶之儀、揭_レ以示_レ之、命_レ父老_レ解說_レ、以教_レ子弟、土俗崇_レ信釋氏、男女聚_レ僧廬、爲_レ傳經會、女不_レ嫁者爲_レ庵舍、以居、烹_レ悉_レ禁_レ之、

余仲寬宰_レ劍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_レ三四子、則率_レ皆不_レ舉、爲_レ其貲產不_レ足以贍_レ也、若

女則不_レ待_レ三、往往溺_レ之、建劍尤甚、仲寬乃作_レ戒_レ殺_レ子文、召_レ諸鄉父老爲_レ人信服_レ者、列_レ坐

廡下、以_レ俸置_レ醪醴、親_レ酌飲_レ之、出_レ其文、使_レ歸勸_レ其鄉人、無_レ得_レ殺_レ子、歲月間活者以_レ十計、

轉運判官曹輔上_レ其事、朝廷嘉_レ之、就改_レ仲寬_レ一官、仍令_レ再任、復爲立_レ法推行_レ一路、丘文莊曰、溺

子之俗、至_レ今浙東爲_レ甚、請自_レ今有_レ除_レ爲_レ浙東守令_レ者、考滿上_レ課必書_レ云、自_レ到_レ任之後、民竝

無_レ溺子者、如有_レ不_レ實、坐_レ降_レ一級、如此則民間舉子必多、戶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晉謝安前漢何武、皆去_レ州後、人思而不_レ忘、唐劉陶字子期除_レ順陽長、民歌_レ之見_レ思、又李白爲_レ

虞城令、李錫元勳去_レ思頌碑云、公爲_レ虞城令三月、政成鄰境取_レ則、蠶丘館東有_レ三柳_レ焉、公往來

憩_レ之飲_レ水、則去、行路勿_レ剪_レ比_レ於甘棠、言行錄寇忠愍公準知_レ巴東縣_レ手_レ植_レ双栢於縣庭、民以

比_レ甘棠、謂_レ之萊公栢、

晉荀勗字公會爲_レ安陽令、遺愛在人々爲_レ立_レ生祠、又狄仁傑字懷英爲_レ彭澤令、人爲_レ立_レ生祠、又李絳

除_レ栢人令_レ有_レ仁政、縣爲_レ立_レ祠、又陸雲補_レ浚儀令、百姓圖_レ畫形象、配_レ食縣社、又韓纂爲_レ廣昌令、

鄰縣極負_レ至者五千餘家、滿_レ職當代百姓詣_レ府乞_レ留、

張希孟牧民忠告曰、拜_レ命凡六條、省_レ己、克_レ性之偏、戒_レ貪、民職不_レ宜_レ泛授、心誠愛_レ民、智無_レ不

及、法律爲_レ師、御_レ下凡五條、一曰御史、吏佐官治_レ事、其人不可_レ缺、而其勢最_レ親、惟其親、故

久而必至_レ無_レ所_レ畏、惟其不可_レ缺、故久而必至_レ爲_レ姦、此當今之通病也、欲_レ其有所_レ畏、則莫

若_レ自嚴、欲_レ其不_レ爲_レ姦、則莫_レ若_レ詳視_レ其案也、所謂自嚴者、非_レ厲_レ聲力也、絕_レ其饋遺而已矣、

所謂詳視_レ其案者、非_レ吹_レ毛、求_レ疵也、理_レ其綱領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_レ有_レ巨細、皆資_レ案牘

以行_レ焉、少不_レ經_レ心、則姦僞隨_レ出、大抵使_レ不_レ忍_レ欺爲_レ上、不能_レ欺次_レ之、不_レ敢欺又次_レ之、夫

以_レ善感_レ人者、非_レ聖人不能_レ、故前輩謂、不_レ忍_レ欺在_レ德、不能_レ欺在_レ明、不_レ敢欺在_レ威、於

斯三者、度_レ己所能、而處_レ之、庶不_レ爲_レ彼所_レ侮矣、二曰約束、三曰待_レ徒隸、四曰省_レ事、五曰威

嚴、又宣化凡十條、一曰先勞、二曰申_レ舊制、三曰明_レ綱常、四曰勉_レ學、々校乃風化之本、俗吏多

忽_レ焉、不_レ以爲_レ務、是不_レ知_レ天秩民彝、一切治道皆此爲_レ出、暇_レ則率_レ僚案、以觀_レ講習、或

生徒有_レ未_レ濟、廩餼未_レ有_レ充、祭物有_レ未_レ完、教養有_レ未_レ至、激勸有_レ未_レ周、皆敦篤以成_レ之、久

則弦誦之聲作、而禮義之俗可_レ興矣、五曰勸_レ農、六曰服_レ遠、七曰恤_レ鰥寡、八曰戢_レ強、九曰示_レ勸、

十曰毀_レ淫祠、

力行六外編四

出處

易蒙象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々々求我志應也程頤曰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爲故爲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一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下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知不足與有爲也

需象曰云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程頤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爲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下雲上於天需而爲雨之象上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又曰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

常也晉初六曰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程頤曰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々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程頤曰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義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物六裕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一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履初九曰素履往无咎程頤曰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一者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程頤曰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程頤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
 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三善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
 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之上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無咎也不正而合未
 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際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否六二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程頤曰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
 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其道大也
 困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程頤曰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
 不得免則命也當下推致其命以遂其志上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
 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无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伊川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一々人以下乃以命處義葉采曰命者窮達天壽出於氣質有必然之
 數義者是非可否本乎天理有當然之宜賢者惟知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
 真知而安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曰以命處義
 如言下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葉采曰孟子所謂求之
 有道謂不可以苟求也得之有命謂不可以倖得也是求無益於得者謂下得非可以求

而遂也此言要亦為中人以下者設爾

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葉采曰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下
 因事物而有上實著於應酬之時如下去就辭受之間要於義也而後命從之以顯苟應事之時
 欲以命決之其可乎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二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々念々不肯捨畢
 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與命也葉采曰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上所謂
 謂義也若夫處置之後在己無闕則亦安之而已成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
 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程頤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下懷
 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有下知止足之道退而自
 保者上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下量分安於不求知者上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下清介自守不
 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上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
 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葉采曰四者雖處心有大小處義有得失要皆能高尚其事者若蠱上九
 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蓋指下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上言也

良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程頤曰艮爲止之道唯其時行
 止動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動靜合義則義不
 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良體篤實有光明之義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程頤曰上下皆山故爲兼山此而并彼爲兼謂重複
 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
 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程頤曰六二居下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无應援不獲其
 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也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
 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爲腓之象股動則腓隨
 動止在股而不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中救三之不中上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
 而唯隨也雖谷不在己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
 之處高隨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上九敦艮吉程頤曰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
 止之極故不過而爲敦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之人所同

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久之德唯此爲吉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上立於惡人之朝與惡
 人言如下以朝衣朝冠一坐於塗炭上推惡之心思與鄉人一立其冠不正望々然去之若將
 浼焉是故諸侯雖有下善其辭命而至者上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已柳下惠不羞
 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下
 袒褐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々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
 止者是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
 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
 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就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致以祭惟士無田則
 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致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
 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
 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
 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

不_レ欲_レ仕_レ也又惡_レ不_レ由_レ其_レ道_レ不_レ由_レ其_レ道_レ而往_レ者與_レ鑽_レ穴_レ隙_レ之類也朱子曰周霄魏人無_レ君謂
 不_レ得_レ仕_レ而事_レ君也皇々如_レ有_レ求_レ而弗_レ得_レ之意出_レ疆_レ謂_レ失_レ位_レ而去_レ國也質所_レ執_レ以見_レ人者如_レ士
 則執_レ雉_レ也出_レ疆_レ載_レ之者將_レ以見_レ所_レ適_レ國之君_レ而事_レ之也禮曰諸侯爲_レ籍_レ百畝_レ冕_レ而青_レ絃_レ躬_レ乘
 未_レ以耕_レ而庶人助_レ以終_レ畝_レ收_レ而藏_レ之御廩_レ以供_レ宗_レ廟_レ之粢_レ盛_レ使_レ世_レ婦_レ蠶_レ于公_レ桑_レ蠶_レ室_レ奉_レ繭_レ以示_レ于
 君_レ遂_レ獻_レ于夫人_レ夫人副_レ禕_レ受_レ之纁_レ三_レ盆_レ手_レ遂_レ布_レ于三_レ宮_レ世_レ婦_レ使_レ纁_レ以爲_レ黼_レ黻_レ文章_レ而服_レ以祀_レ
 先王_レ先公_レ又曰士有_レ田_レ則祭_レ無_レ田_レ則薦_レ黍稷_レ曰粢_レ在_レ器_レ曰盛_レ牲_レ殺_レ牲_レ必特_レ殺_レ也皿_レ所_レ以覆_レ器_レ者仕_レ國
 謂_レ君子游_レ宦_レ之國_レ霄意_レ以下_レ孟子_レ不_レ見_レ諸_レ侯_レ爲_レ難_レ仕_レ故_レ先_レ問_レ古_レ之_レ君子_レ仕_レ否_レ然後_レ言_レ此_レ以風_レ切_レ之也
 男_レ以_レ女_レ爲_レ室_レ女_レ以_レ男_レ爲_レ家_レ灼_レ亦_レ媒_レ也言_レ爲_レ父_レ母_レ者非_レ不_レ願_レ其_レ男_レ女_レ之_レ有_レ室_レ家_レ而亦_レ惡_レ其_レ不_レ由_レ道
 蓋_レ君子雖_レ不_レ潔_レ身_レ以亂_レ倫_レ而亦_レ不_レ徇_レ利_レ而忘_レ義_レ也

陳子曰古_レ之_レ君子_レ何_レ如_レ則_レ仕_レ孟子曰所_レ就_レ三_レ所_レ去_レ三_レ迎_レ之_レ致_レ以有_レ禮_レ言_レ將_レ行_レ其_レ言_レ也則_レ就_レ之
 禮_レ貌_レ末_レ衰_レ言_レ弗_レ行_レ也則_レ去_レ之_レ次_レ雖_レ未_レ行_レ其_レ言_レ也迎_レ之_レ致_レ以有_レ禮_レ則_レ就_レ之_レ禮_レ貌_レ衰_レ則
 去_レ之_レ其_レ下_レ朝_レ不_レ食_レ夕_レ不_レ食_レ飢_レ餓_レ不_レ能_レ出_レ門_レ戶_レ君_レ聞_レ之_レ曰_レ吾_レ大_レ者_レ不_レ能_レ行_レ其_レ道_レ又_レ不_レ能_レ從_レ其
 言_レ也使_レ飢_レ餓_レ於_レ我_レ土_レ地_レ吾_レ耻_レ之_レ周_レ之_レ亦_レ可_レ受_レ也免_レ死_レ而已_レ矣朱子曰所_レ謂_レ見_レ行_レ可_レ之_レ仕_レ若_レ孔子
 於_レ季_レ桓_レ子_レ是_レ也受_レ女_レ樂_レ而_レ不_レ朝_レ則_レ去_レ之_レ矣所_レ謂_レ際_レ可_レ之_レ仕_レ若_レ孔子_レ於_レ衛_レ靈_レ公_レ是_レ也故_レ與_レ公_レ遊_レ於_レ圃_レ

公仰_レ視_レ蜚_レ鴈_レ而_レ後_レ去_レ之_レ所謂_レ公_レ養_レ之_レ仕_レ也君_レ之_レ於_レ民_レ固_レ有_レ周_レ之_レ義_レ況_レ此_レ又_レ有_レ悔_レ過_レ之_レ言_レ所_レ以_レ可_レ
 受_レ然_レ未_レ至_レ於_レ飢_レ餓_レ不_レ能_レ出_レ門_レ戶_レ則_レ猶_レ不_レ受_レ也其_レ曰_レ免_レ死_レ而已_レ則_レ其_レ所_レ受_レ亦_レ有_レ節_レ矣
 子王子曰成湯播_レ告_レ于_レ衆_レ以_レ元_レ聖_レ稱_レ伊_レ尹_レ愚_レ攷_レ其_レ大_レ用_レ誠_レ聖_レ人_レ也_レ有_レ大_レ德_レ量_レ有_レ大_レ見_レ識_レ故
 能_レ數_レ用_レ權_レ而_レ略_レ無_レ沮_レ禦_レ捍_レ格_レ之_レ患_レ五_レ就_レ桀_レ而_レ桀_レ不_レ忌_レ五_レ就_レ湯_レ而_レ湯_レ不_レ疑_レ

丁南湖曰四皓出_レ處_レ議者_レ不_レ一_レ元_レ禎_レ詩_レ謂_レ其_レ遠_レ避_レ嬴_レ秦_レ劉_レ項_レ不_レ能_レ濟_レ世_レ而_レ但_レ立_レ惠_レ皇_レ徒_レ招_レ呂
 氏_レ之_レ禍_レ白_レ樂_レ天_レ詩_レ謂_レ其_レ出_レ處_レ逆_レ運_レ暗_レ合_レ聖_レ道_レ愈_レ于_レ巢_レ由_レ伊_レ呂_レ王_レ荆_レ公_レ詩_レ謂_レ其_レ道_レ德_レ避_レ世_レ而_レ出
 處_レ有_レ禮_レ梁_レ肅_レ謂_レ其_レ避_レ世_レ以_レ時_レ定_レ儲_レ以_レ權_レ與_レ道_レ消_レ息_レ知_レ幾_レ其_レ神_レ孫_レ明_レ復_レ以_レ儒_レ稱_レ之_レ以_レ夷_レ齊_レ
 比_レ之_レ謂_レ其_レ以_レ立_レ嫡_レ之_レ道_レ傳_レ於_レ萬_レ世_レ王_レ元_レ之_レ以_レ聖_レ稱_レ之_レ謂_レ其_レ知_レ進_レ退_レ存_レ亡_レ不_レ失_レ其_レ正_レ愚_レ嘗_レ合_レ
 衆_レ論_レ而_レ折_レ衷_レ之_レ朱_レ子_レ有_レ曰_レ四_レ皓_レ恐_レ不_レ是_レ儒_レ者_レ只是_レ智_レ謀_レ之_レ士_レ觀_レ其_レ對_レ高_レ祖_レ言_レ語_レ如_レ願_レ下_レ爲_レ太
 子_レ死_レ亦_レ脇_レ之_レ之_レ意_レ此_レ綱_レ目_レ所_レ下_レ以_レ不_レ爲_レ之_レ大_レ書_レ而_レ但_レ分_レ注_レ於_レ帝_レ還_レ宮_レ之_レ下_レ也

後漢隗囂自稱_レ西_レ州_レ上_レ將_レ軍_レ嘗_レ遣_レ馬_レ援_レ往_レ成_レ都_レ觀_レ公_レ孫_レ述_レ馬_レ援_レ與_レ述_レ舊_レ謂_レ當_レ握_レ手_レ觀_レ如_レ平
 生_レ述_レ已_レ稱_レ帝_レ四_レ年_レ盛_レ陳_レ陸_レ衛_レ以_レ延_レ馬_レ援_レ馬_レ援_レ謂_レ其_レ屬_レ云_レ天_レ下_レ雌_レ雄_レ未_レ定_レ公_レ孫_レ不_レ吐_レ哺_レ走_レ迎_レ
 國_レ士_レ與_レ圖_レ成_レ敗_レ反_レ修_レ飾_レ邊_レ幅_レ如_レ偶_レ人_レ形_レ此_レ子_レ何_レ足_レ久_レ稽_レ天_レ下_レ士_レ乎_レ因_レ辭_レ歸_レ謂_レ囂_レ曰_レ子_レ陽
 井_レ底_レ蛙_レ耳_レ而_レ妄_レ自_レ尊_レ大_レ不_レ如_レ專_レ意_レ東_レ方_レ囂_レ乃_レ使_レ援_レ奉_レ書_レ洛_レ陽_レ光_レ武_レ援_レ初_レ到_レ帝_レ在_レ宣_レ德_レ殿_レ南_レ廡_レ下_レ

相_レ續坐迎、笑謂_レ援曰、卿遊_二遊_一二帝間、陳壽公孫述今見_レ卿使_レ人大慙、援頓首_レ辭謝、因曰、當_二今_一之世、非_二但_一君擇_レ臣、臣亦擇_レ君耳、臣與_二公孫述_一同縣、少_レ相善、臣前至_レ蜀、述陞_レ載而後進_レ臣、々々今遠來、陛下何知_レ非_二刺客_一、而簡易_レ若_レ是、帝復笑曰、卿非_二刺客_一、願_レ說_レ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_二名字_一者、不可_レ勝數、今見_二陛下_一、恢廓大度同符_二高祖_一、乃知帝王自有_レ真也、指_二光武_一而言

薛方山曰、人臣之事_レ君也、有_二可_レ去者_一、有_二不可_レ去者_一、何謂_レ可_レ去、道不_レ合志不_レ行、而無_レ與_二于國家之理亂_一者、可_レ去也、所謂_一一辭而退_レ以遠_レ亂也、何謂_レ不可_レ去、委_レ之專、仕_レ之重、而有_レ關_二于君德之成敗_一者、不可_レ去也、所謂_一終_レ事而退、臣之厚也、漢之_二二疏位_一在_二師傅_一、責任輔_二養太子_一、而父子受_二朝廷_一之知遇、其可_レ去乎、其不可_レ去乎、稍知_二君臣之義_一者、必有_レ所_レ輕_二重于其間_一矣、願以_二宦成名立_一為_レ榮、後悔為_レ懼、一朝移_レ病去、其自為_レ謀、則得_レ矣、如_二吾君_一何、如_二太子_一何、如_二朝廷天下_一何、廣既為_二師傅_一、則亦嘗讀_レ書學問_レ者也、獨不_レ聞曰、為_二人臣_一者、殺_二其身_一有_レ益_二於君_一、則為_レ之、況_二于_一暫汗_二辱_一其身_二以善_レ其君_一乎、是故伊尹之復_レ政、厥辟必待_二于處_レ仁遷_レ義之後_一、而咸有一德猶惓_レ々焉、不_レ然則願_レ覆_レ典刑、吾之責也、可_レ去乎哉、周公明農之志、起_二于基命宥密_一、而洛邑之告_レ成、挽_レ留_レ召公、則累_二數十言_一而不_レ置、不_レ然_レ則幼冲有_レ過、寧捷_二伯禽_一、雖_二三叔流言_一、而不_レ去也、若曰_二親_レ々之道固然_一也、而伊尹之進固莘野之耕夫也、何為_レ其然也、語

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伊周之心、為_二吾君與_一天下_一也、孝元年十二_一能通_二孝經論語_一、正_レ蒙以養_レ正、而山靜泉清之會也、況_二於_一廣受之歸_一、而知_二饋贈之禮_一、則又知_二師傅之當_レ尊而可_レ與_レ有_レ為_レ者_一也、未_レ可_レ謂_二吾君不_レ能也_一、使_レ廣得_レ教_二世子之法_一、而能早為_レ中_レ之所_一、則望_二之下_レ獄、恭顯之檀_レ權必不_レ見_二于初元建昭之年_一、而孝宣之舉亦不_レ衰_二乎繼世之後_一矣、柰之何其去也、若曰_二帝王之子孫_一、稟_二異_レ于人_一、而幼冲之年、已可_レ中_レ槩_一見_レ、則太甲成王固帝王之子孫、而神明之胄也、而顛覆_レ而有_レ過、何以卒_レ為_二守成之令主_一也、吁疏廣之叔姪縱_レ不_レ去、吾固不_レ敢_レ以_二伊周之事業_一望_レ之也、吾獨恐_レ夫孟堅明仲之說行、而天下後世之、為_レ身謀、以後_二其君_一者、得_二以藉_レ口也、為_二人臣_一數句、出_二禮記文王世子_一篇、周公令_二其子伯禽_一朝夕與_二成王_一居、成王有_レ過、則撻_二伯禽_一

胡致堂曰、以_二宦成名立_一為_レ榮、而求_レ免_二於危辱_一此非_二君子之高致_一、而疏廣甘_二以自居_一何也、曰此疏廣所以_レ加_レ人數等、而古今未_レ之有_一也、太子年既_二十二_一、其資質志趣、已可_レ槩_レ見_レ、以_二同齒_一論_レ之、後_二乎此_一者、有_二孝明年十二_一、辨_二吏牘之情_一、前_二乎此_一者、有_二孝昭年十四_一、知_二上官桀之詐_一、元帝親_レ政之時、年二十七矣、簫望之師傅_レ大臣、分_レ不_レ薄也、一為_二恭顯_一傾陷、召致_二廷尉_一、而不_レ曉_二其為_一下_レ獄、曾未_二數月_一、恭顯再陷_二之獄中_一、又可_レ其奏_レ、嗚呼、其愚暗無_レ能為_一、一至_二於是_一、

則其慣有素疏廣闊之已熟，殆不可扶持教誨者也，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ハ去恐有ニ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此豈望之所ニ能及ニ哉，易曰，君子見レ幾而作，疏廣有レ焉，心亂也，通鑑發明曰，所レ貴乎士君子者，以下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王行ニ大義，平ニ殘賊，舉ニ天下莫ニ或非レ之，伯夷叔齊乃獨レ奮然，耻其所レ爲，不レ食周粟而死，揚雄在ニ哀平間，固嘗出ニ仕於朝，與ニ董賢王莽輩，比レ肩並列，當ニ莽篡國之後，雄以ニ前朝舊人，不下於ニ此時，亟引而退，與ニ龔勝・薛方・郭欽・蔣詡諸賢，並驅爭先，乃復貪ニ戀爵祿，隱忍レ不去，雖ニ位非ニ通顯，然亦既立ニ其朝，而臣ニ事之矣，雄以ニ一身事ニ二姓，大節已虧，況於ニ稱ニ莽功德，與ニ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レ病者，固宜特レ筆深貶之也，或顧謂雄家素貧，苟不レ仕ニ莽朝，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レ安ニ於命義，不當レ以ニ苟活ニ爲レ心，誠使レ遁迹丘園，饑餓而沒，既能不レ辱ニ其身，所レ獲多矣，乾上九文言曰，亢之爲レ言也，知レ進而不知レ退，知レ存而不知レ亡，知レ得而不知レ喪，其唯聖人乎，知ニ進退存亡ニ而不知レ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司馬公曰，古之君子，邦有レ道則仕，邦無レ道則隱，隱非ニ君子之所レ欲也，是故有レ道德足以尊ニ主，智足以庇レ民，被レ褐懷レ玉深藏，不レ市，則王者當レ盡レ禮以致レ之，屈レ體以下レ之，蓋取ニ其道，不レ取ニ其人，務ニ其實，不レ務ニ其名也，若乃孝弟廉謹，潔レ己安レ分，雖レ不足以尊ニ主庇レ民，是亦清修

之吉士也，王者當ニ褒優安養，俾レ遂ニ其志，若レ孝昭之待ニ韓福，光武之遇ニ周黨，以勵ニ廉耻，美ニ風俗，斯亦可矣，固不レ當レ如ニ范升之詆毀，又不レ可レ如ニ張楷之責望也，胡五峯曰，周亞夫・霍光，不レ學不レ知道，能レ進不能レ退，殺レ身亡レ宗，是功名富貴誤レ之也，知道者者屈伸通變，與ニ天地ニ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レ之，張子房進レ於是矣，溫公曰，以ニ子房之明辨，達レ理，足以知ニ神仙之爲ニ虛僞矣，然其欲レ從ニ赤松子ニ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レ難處，如ニ高帝所レ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レ獄，非レ以下履ニ盛滿而不知レ止耶，故子房託ニ於神仙，遺ニ棄人間等功名，於ニ外物ニ置ニ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レ身者，子房有レ焉，楊龜山曰，惟子程子蓋嘗言レ之，又以爲子房進退從容有ニ儒者之風，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レ事，若不レ得レ謝，則必賜ニ之几杖，陳澧曰，致還ニ其職事於君也，不レ得謝謂ニ君不レ許ニ其致事也，如ニ辭謝代謝，亦皆却而退去之義，凡所以馮レ杖所以倚レ，賜レ之使ニ自安適也，漢疏廣爲ニ太傅，兄子受爲ニ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レ足不レ辱，知レ止不レ殆，功成見レ退，天之道也，豈若ニ父子相隨出レ關歸ニ老故鄉，不ニ亦善乎，即日乞ニ骸骨，上許レ之，皆賜ニ黃金，故人邑子設ニ祖

道供帳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為泣下、

東都事畧朱昂傳、昂字舉之、入翰林為學士、請老、以工部侍郎致仕、自宰相張齊賢而下、皆賦詩贈行、而從臣出祖於東門之外、弟叶仕為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其後亦告老、時人以比漢二疏、陳堯咨知荆南、表其所居曰致政、嘗致書於所居、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自號曰退叟、

同歐陽修傳、修六請致仕、比至蔡復請及、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昔守穎樂其風土、因卜居焉、修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當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石、

言行錄、胡文定公安國字康侯、公既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為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二頃、於榮山之旁築書室、分置圖籍其中、望雲倚杖臨水觀魚、課芸耕種取給則止、

同趙康靖公槩字叔平、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林百二十卷、奏之、上甚悅、賜詔曰、上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跡不至朝廷為高、

得卿所奏書、知有立志愛君之士、雖退居山林、未嘗一日忘君也、當下置坐右、以時省閱、咸平元豐監察御史韓見素、為刑部員外郎致仕、見素薄於榮利、時方年四十八、表求休致、真宗以其年少惜之、宰相言、近日朝行之中、躁競好進者多、知止求退者少、如允所請、亦足激勸風俗、遂授焉、

東都事畧、張齊賢子宗誨字習之、改秘書監致仕、其子言曰、昔賀秘書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老鑑湖以為休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然嵩少伊瀍天下佳景、雖非朝廷所賜、皆閑逸之人所宜有、而大人蓋下衣野服優游、何必更事請謁乎、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枕書而眠、何必學賀老作流沙之服、皆以為名言、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昔疏廣疏受二子、以年老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嘆息、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原、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惜知為賢與否、云云、吾聞楊侯之去、丞相白以其為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之云云、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

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知敬誠子孫、以楊侯不_レ去其鄉爲_レ法、

范華陽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_レ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_レ當爲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_レ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_レ稱子糾、不_レ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擊之、齊當立者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_レ得_レ終讐桓公、而得_レ以之爲君、唐建成爲太子、且兄也、秦王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三人殺其君、而可_レ比_レ面爲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_レ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_レ死其難、朝以爲讐、暮以爲君、於共不_レ可_レ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_レ可_レ以不明、苟不_レ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_レ利臣不信也、

王魏事讐之失、亦可_レ聞乎、曰家無二主、國無二王、若以委質事君言之、則王魏委質事高祖者也、非_レ事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祿言之、則王魏食高祖之祿者也、非_レ食太子之祿者也、王魏委質食高祖之祿、高祖使之佐太子、故夫爲王魏者、於建成未_レ敗之前、知_レ其不

可_レ輔、則當引身而去、於建成既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自請其不能正救之失、或高祖赦之、使_レ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然則王魏非_レ惟不能讐太宗、亦不當讐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斯事繫臣子之大節、不_レ得_レ不_レ辨、

右宋儒遂昌人尹起
幸通鑑綱目發明說

邵二泉曰、或問、王珪魏徵不_レ死建成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爲害於義、然歟、曰不然、王魏之於建成、非_レ君臣也、何死難之有、子游問曰、喪慈母如_レ母禮歟、孔子曰、非_レ禮也、古者男子外有_レ傅內有_レ慈母、君命所_レ使_レ教_レ子也、何服之有、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爲建成之輔、建成固不_レ得_レ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爲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義當_レ死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雖不_レ當_レ死、以高祖之命、則不_レ可_レ不_レ死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受命而輔太子、其爲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生以_レ之、今有_レ人焉、殺其所_レ輔而奪_レ之位、而怒然莫_レ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且太宗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有_レ無_レ君無_レ親之心、比_レ於篡弒、特一間耳、在春秋之法、所謂人人而誅_レ之者、況爲_レ其輔者乎、王魏於此盡力致_レ討死而後已、焉可也、故王魏雖不_レ當_レ死建成之難、而不_レ可_レ不_レ死於高祖之命也、如_レ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不_レ死、死高祖則死、各有_レ異乎、曰死非_レ異、處_レ死爲_レ異、均一死也、此是_レ彼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_レ能_レ死、固天理人心之所_レ不_レ與也、然以_レ建

成_レ而責_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_レ以辭_レ。其責、以_レ高祖之命責_レ之九原可_レ作、吾知_レ其百喙不_レ能_レ爲_レ辭矣、曰、然則尹起莘之論亦無_レ不可、曰、由_レ尹氏之論、此亂臣賊子所_レ以接_レ迹於世也、烏乎_レ可、

袁了凡曰、王魏不_レ死_レ建成之難、而從_レ太宗、尹氏曰、高祖在_レ上、命出_レ一人、太子藩王、但人臣也、王魏初受_レ高祖之命、而爲_レ東宮臣僚、事敗之後、當_レ席_レ藁待_レ罪、惟高祖命_レ耳、若不_レ論_レ君命、而各欲_レ死_レ於所_レ事、或未_レ亂之前、高祖遷_レ王魏於秦府、則戰鬪之際、二人將_レ何_レ從_レ乎、荷亭辨論似_レ爲_レ有理、足_レ破_レ千古之惑、愚謂、太子藩王、固俱人臣、不_レ尤曰_レ太子國之副君_レ乎、故太子圖_レ諸王、而有_レ弗_レ正、則當_レ諫、諸王圖_レ去_レ太子、則惟有_レ死而已、記曰士死_レ制、何君命之俟_レ之有、

楊龜山曰、子房之志爲_レ韓報_レ讐而已、其事_レ高祖、非_レ本心也、蓋自_レ博浪之謀不_レ遂_レ其心、固未_レ嘗_レ一日而忘_レ秦、及_レ得_レ沛公而知_レ其足以濟_レ吾事也、於是委_レ身從_レ之、教_レ以滅_レ秦之計、及_レ事之濟、則去_レ漢歸_レ韓、其心固將_レ輔_レ韓成_レ以馳_レ聘於中原、而不_レ欲_レ漢王之東也、成爲_レ項羽所_レ殺、則不_レ得_レ已、復西_レ以再_レ致_レ吾復_レ讐之志、使_レ漢事得_レ成、而吾責已塞、然後自託_レ於神仙之說、以遂_レ其不_レ欲_レ事_レ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_レ以遠_レ過_レ於人、而自_レ漢至_レ今千有餘年、未_レ有_レ

能窺_レ之者、

趙與_レ樂毅謀_レ伐_レ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_レ昭王、猶_レ今日之事_レ大王也、若復得_レ罪在_レ他國、終_レ身不_レ敢謀_レ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_レ毅於觀津、號_レ望諸君、燕惠王恐_レ趙用_レ之以乘_レ其敵而使_レ人讓_レ毅、且謝_レ之曰、將軍捐_レ燕歸_レ趙、自爲_レ計、則可矣、而何以報_レ先王所以遇_レ將軍之意也、毅報書曰、免_レ身立功、以明_レ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罹_レ毀辱之謗、墮_レ先王之名、臣之所_レ大恐也、臨_レ不測之罪、以幸爲_レ利、義之所_レ不_レ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_レ出_レ惡聲、君子之交既絕、忠臣去_レ國不_レ潔_レ其名、不_レ潔_レ己名行、而告_レ於君、若_レ箕子不_レ忍_レ言_レ殷之惡也、臣雖_レ不_レ佞_レ數、奉_レ教_レ於君子矣、

燕乃復以_レ毅子間_レ爲_レ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_レ燕竟卒_レ於趙、袁了凡曰、樂毅奔_レ趙、不_レ忍_レ與_レ伐_レ燕之謀、袁渙拘_レ於呂布、不肯_レ作_レ罵_レ劉備_レ之書、夫毅處_レ七國、渙書_レ三國、憑_レ軾游談、其間視_レ國若塵埃、有_レ朝君臣夕寇讐者、若_レ二子可_レ謂_レ不_レ忘_レ舊君也、

胡致堂曰、樂毅有_レ智有_レ勇守_レ義人也、圍_レ兩小邑、三年不_レ下、非_レ特毅之失_レ計、亦昭王處_レ之未_レ盡_レ其道也、謂_レ營_レ即墨當_レ緩_レ而攻_レ之乎、則攻_レ臨淄_レ何其亟也、謂_レ圍_レ邑當_レ中服_レ其心_レ而後

取乎、則六月間、下七十餘城、豈皆先服其心也、謂田單可懼乎、則毅之才與勢、豈單之敢擬倫也、謂齊地大勢已定、莒即墨不足為後患乎、是不監少康之事、非計遠者也、然則謂何、樂毅位亞卿、為謀主、至是垂三十年、破萬乘之國、報昭王之讎、堂々全齊悉為郡縣、兩邑未下、僅如著面之黑子耳、當是時、昭王宜即遣使者裂燕而封之、不然位以上卿、舉國而聽之、乃至累歲、爵賞不行、顧以叢爾破國、餘卒之守、久糜將軍、豈非昭王處毅未盡其道乎、毅既成功、當舉他將、使任軍事、身居燕國、口不言勞、王之眷禮未衰、則必委腹心、賴謀議、長為宗臣、如其不然、孫言稱病、潔身而去之、無不可者、乃老師養寇、處易苦難、以致久伏兵威之讒、昭王乃始斬戮言者、聲告其功、遣輅車乘馬致南面王印、則亦晚矣、雖惶恐不受、以死自誓、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終不能解遷延之議、使後之君子猶有遺恨也、惜哉、孫音遜處上、聲易上聲。

歐陽公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耻、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當時天下國家可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而不肯出上歟、嘗聞、是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號

州司戶參軍、以卒、妻李氏負其遺骸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也、而此手被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五代唐莊宗、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大戰擒之、唐主欲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下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命斬之、丁南湖曰、彥章起自軍卒、事梁祖、以血戰輔成大業、事均王、多被趙張等譏間、以此致中都之敗、唐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彥章謝曰、臣受梁恩、非死不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噫斯志也不下死生、易其心、不下利害、渝其節、孰意五代而有斯人也、歐陽公作傳特以為歿節之首、其良史也耶、

宋太祖在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太祖流涕曰、吾受三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六軍、天子之軍、一且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張九韶曰、春秋之義不明、

而人心陷於利、仁義之途塞、而世道入於詐、此王溥范質所以不捨二朝之富貴、而復委質於
 藝祖者、亦獨何心哉、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臣、中君羞以為臣、而宋之君
 臣如、此、予故不可不以不辨、劉定之曰、臣當死忠、子當死孝、自人紀肇修以來、不可不
 日而廢者、也、范質為周宰相、親受顧命、誠與國同休戚者也、今周祚既移、宋鼎已定、
 質雖知天命有歸、力不能救、亦當勒兵以拒之、戰而不勝、復以大義正之、至再至
 三、然後引劍自刎、此其上也、扶幼主、保太后、周旋其間、志圖復興、宋必惡而殺之、此
 其次也、閉門自守、義不食粟而以死自誓、又其次也、夫何死節之心不堅、保身之謀實切
 其與馮道歷相五朝、易面變辭、賣國以圖苟全者、何異焉、噫、壞有宋初年之人心者、非
 范質而誰、

元世祖殺故宋右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先是詳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
 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倘緣
 寬假得下、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
 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為道士、留夢炎、
 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未幾

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帝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
 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不忍、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帝從
 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
 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
 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
 生、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翰林學士王磐、以詩哭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
 義似漢王封齒日、謂漢高帝封忠如蜀將斬顏時、謂張飛斬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
 却恐史臣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某亦自惠
 州昇天祥母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為忠孝所感、天祥子俱亡、遺命以弟璧之子叔子為後、
 天祥為人、豐下兩目炯然、善談論博學、天祥廬陵人所居對文筆峯、自號文山、平生作文、未嘗屬草、下筆滔滔、不竭、流離中感歎悲悼、一發于詩、飲酒能多、
 而不亂、有忠孝大節、志廣才疎、卒以窮死、世哀其忠、呂氏中曰、嗚呼宋之亡也、士大夫之負
 國也、文丞相毀家紓難、雖九死而不悔死矣、彼負國者獨不死乎、而公之死名、與日月
 爭光、與天地無窮矣、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士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

去、文天祥萬變不滌、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彼庸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下々爲若天祥者、事國不可下、成敗論也、周靜軒曰、殺不當殺也、不去其官、弔其不失所守也、合始末觀之、是故書起兵勤王、所以嘉其殉國也、書救常州、所以嘉其急君也、書伯顏執天祥、所以嘉其不屈也、書亡入真州、所以嘉其避難也、書天祥至自温州、所以嘉其心宋也、書次汀州、所以嘉其援難也、書誅吳竣、所以嘉其討罪也、書復梅州、敗元軍、所以嘉其敵仇也、書收兵復出麗江溥、所以嘉其不撓也、書襲執於五坡、所以嘉其忠事也、書至燕不屈、所以嘉其守義也、然則天祥始終爲宋、未嘗少渝、今而慷慨殺身尤人所難、誠無愧於古人成仁取義之心矣、

元世祖召宋故臣謝枋得、力辭不至、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遣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宋狀元後降元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

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瑯琊、鮪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至元二十六年四月、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初參政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慢言無禮、天祐亦甚容忍、久不能堪、乃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二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更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得食、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臥眠箬中、而去渡采石、復不食、自是只茹少蔬菜果、積數日、困殆、四月初一至燕京、初五日卒於驛、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周靜軒曰、枋得之死或以不速爲嫌、當時魏天祐亦以安仁之敗何不死爲責、是皆未合於義之論也、方其安仁之戰、雖無成功、是即張良博浪讓伏橋之志也、使其一戰而勝、豈不爲義士之大伸乎、迨夫兵敗、而還棲身閭里、然其心未嘗不在乎宋也、所以因循數年、而弗克效死者、以其有老母在耳、心豈不曰、君國既亡職分當死、然慈母尚在、則於義未安、於情

未忍、故前書徵之不至、則其守義心可見、捉者恃勢強迫之辭、執之至燕、則其不屈之心可知、迨夫持立不撓絕食而死、是即夷齊耻食周粟之心耳、嗚呼枋得全節表於世、又安可下以死之遲速而擬議上之哉、許浩曰、謝枋得因元世祖召、屢以書上丞相雪樓等、不應聘、觀其詞氣、慷慨激烈殆如百鍊之剛、惟求一死、嗚呼精忠勁節、文山倡於前、疊山繼於後、質其所行、如出一轍、挾綱常於夷狄亂華之時、振風化於宋祚傾頽之際、身雖死至今英氣凛々猶存、殺身成仁亡舍生取義、二公可謂能遵孔孟之訓矣、

謝疊山與程雪樓書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缺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三十九三歲之母在堂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于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下至誠無偽、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報事薦異才而及某、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元夢卜求賢之意也、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為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悖法、順執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決不可辱召命明矣、昔丞相史嵩之父歿、天子詔起復、

大學生叫閭闔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是故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非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傳曰、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惟執事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

同與魏容齋書云、某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田、上有湯武下有隨光夷齊、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為堯舜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後世為臣不忠者、茲蒙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則決不敢、魯有公父文伯、死而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嬪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妬婦矣、言一也、所居

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為妬婦矣。恐徒為天下所笑。

父死非罪，子可仕乎。朱子曰：不可也。曾孫如何，曰：世數漸遠，終亦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正也。仕者權也。晉以嵇紹為秘書丞，紹初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至是山濤徵之，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

王哀字偉元，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三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柩，悲號，涕淚著樹，為之枯。讀詩至哀々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竝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哀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司馬公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蕩陰之戰，嵇紹死之，事在惠帝求興元年。袁了凡曰：余觀王偉元傳，蓋以方孔門原柴焉。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而哀攀柩號悲，蓼莪輟講，其以

情居父母之哀一也。羔避難而行，不徑不竇，而哀當京洛盜起，守戀墳隴，為賊所害，蓋亦不可不謂之愚矣。孔子嘗微服而過宋，何徑竇而不由乎。以其為三東西南北之人也。識其母墳，封之，崇四尺，何墳隴而弗去乎。又曰：朱子云：王儀為司馬昭軍師，殺之，雖無辜，哀仕晉猶有可說，而哀不仕，乃過於厚者。稽康魏臣，而晉殺之，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自不掩事讎之過也。予謂：朱子之論紹當矣。謂偉元過於厚，似亦未盡。魏猶在，而儀豈晉臣耶。即臣晉而以非辜殺，哀母為伍員可矣。晁而立朝非也。他篇有問：父死非罪，子可仕乎。朱子曰：不可也。曾孫如何，曰：世數漸遠，終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正也。仕者權也。予謂：此定論也。

周敬王十有五年夏六月，楚申包胥，以秦師救楚，敗吳師。初，伍員與申包胥為友，皆楚人也。員父被殺時，員奔吳，與包別。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之。伍員既奔吳，遂道吳伐楚。既入郢，遂鞭平王之屍。包胥乃如秦乞師。秦伯使就館，包胥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飲食不入口者七日。秦哀公謂之賦：無衣。取與子同，仇之義。乃為之出師。申包胥以秦師至，遂敗吳師。吳師乃歸。楚子復國，賞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

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程敏政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當權其中、使親義不至於偏廢焉耳、以有過之父、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無廢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仇是也、彼平王殺其子、妻其婦、獎奸回、僂忠良、有下臣如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願員上不能爲湯武、下不能爲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世固謂其逆天傷義者、豈知處變之理哉、昔張良以五世相韓憤秦之滅其宗也、則佐漢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殺成、則又佐高帝襲殺羽於固陵、讐復耻雪、則遂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爲韓、使員當入郢後、投戈解印陵翩然辭吳之爵祿、退處於深山窮谷之中、以中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盡全歸之孝哉、惜其志不足及此、反以讒見禍于他人之手也、楊循吉曰、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之父兄雖賢、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獲罪于君也、有懼而無怨、有受而無報、由子胥言之、則平王父兄之讎也、不知恆人殺其父兄、則讎也、以君殺之、非罪則命焉、是不幸也、非讎也、故于父兄也、有痛而已矣、于君懼而已矣、君不疑及之而欲任之、則不敢逃也、君疑及之、則逃也、蓋終身

自匿、不敢有怨言焉、吳楚世讎也、子胥逃之吳、其心專欲報楚也、然吳勝則楚亡、楚勝則吳亡、而子胥無與焉、於吳似忠而詐、於楚似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其子胥乎、且子胥父兄之死爲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兵入郢、是欲以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亡之、非其父兄之志也、況均之常爲之臣者乎、雖然子胥于伍奢則孝、矣、於夫差則忠矣、豈可謂非賢哉、袁煒氏曰、子胥復父兄之讎、至於覆國鞭屍、蘇子深是之、反駁揚雄罪員之論、爲陋、余以爲不然、方子胥之亡吳也、即籍力問罪于楚、廢平王之昏、奉楚建而立之、以成父志、取讒臣無極戮之於市、乃退吳而臣、事可也、夫不知出此、退而耕於野、五年、平王已死無極之族已赤本圖欲報者、已無可報矣、君子於此亦委之於天可也、乃教吳入郢鞭屍、逐昭以快其復讐之志、其爲楚之辱、有不可勝言者、觀其謝申包胥曰、吾日窮途遠、固倒行而逆施之、斯言也、吾知子胥之意有不獲已焉耳矣、陳陟曰、余觀伍子胥申包胥覆事、一以忠名、一以孝名、薦紳士爭艷言之矣、然要之此兩人者、遞成其志者也、奚以明其然也、子胥之亡也、過而別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楚、則子胥之將亡楚、包胥與聞其謀者也、與聞其謀、而能出一言、以啓其君大夫、堂々楚國安能亡之、若此其易也、包胥固曰、彼有三深怨於楚、無以報楚、死且爲厲、肉食者之不圖、而我何以故人沮之、故楚

亾矣、斯人之志逞矣、然後出秦師而復之、凡包胥所爲徐々焉復楚者、成子胥之志也、當是時、以子胥之勇輔之、吳師之勁、孫子之善、兵已有楚國、而于秦師何有哉、子胥固曰、夫人既與我言復楚矣、楚未可亾、昭王在外、吾姑甘心焉、以成夫人之志乎、故辱其存者、僂其死者、君臣以次處其宮、而不務綏柔楚衆、迨秦師一至亦聽其所爲而去之、卒不與之深抗、凡子胥所爲覆楚而無必亾之者、成子胥之志也、嗚呼以楚如是其大、匹夫怒而覆之則覆、怒而復之則復、視萬乘之國、無異鼗鼓、然此兩人者、眞天下奇男子哉、楚人有此兩奇男子、而一棄之、一置之、遂以齊・桓・晉・文所不能睨視之、楚而反覆於匹夫之手、爲天下笑、吁可慨夫、袁了凡曰、包胥以秦師敗吳復楚、功烈卓矣、近攷越語、包胥使越、問越王所以與吳戰、而曰、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中大計、是越之伐吳、包胥實與其謀也、其猶不忘宗國之耻也、夫故既借秦以存楚、復因越以滅吳、其爲楚至矣、後子房借漢以滅嬴滅項、以爲韓也、然嬴・項滅而無救於韓亾、胥存楚而吳滅、二子之忠智鈞而良獨蒙其不幸哉、

修教要錄卷之十大尾

出版會承認 い270308

檢 印

昭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初版印刷
昭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初版發行 (二千部)

山鹿素行集 第三卷

●定價 八圓
特別行爲稅 六拾錢
相當額 六拾錢
合計八圓六拾錢

著 者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
東京都品川區上大崎長者九二八四

發 行 者

目 黑 四 郎
東京都神田區駿河臺三ノ一

印 刷 者(東京) 大日本印刷株式會社

石 村 勳
東京都牛込區市谷加賀町一ノ二

發 行 所

目 黑 書 店

東京都神田區駿河臺三ノ一
電話神田一〇五八・二〇五九
振替口座東京二八〇九
日本出版會 一三四〇一二
會員番號

配 給 元

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

947

18

終